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  
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  
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

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

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

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疏

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閻氏若疏

釋地續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  
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

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  
連在牛山上是鄆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謂  
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  
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力  
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  
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爾雅釋地文息之義  
與生同生亦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德長也息  
與德通劉彖傳云君子尚消息盈虛消息卽消長也  
毛詩言濯濯者二大雅靈臺篇鹿濯濯傳云濯濯  
娛遊也崧高篇鈞膺濯濯傳云濯濯光明也濯足洗  
澗溉滌之名物經滌濯則垢汗悉去故光明爲濯濯  
山有草木則陰翳不齊草木盡夫不異洗濯者然故  
趙氏以濯濯爲無草木之貌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

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  
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  
近也者幾希存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

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

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

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疏**

注存在至遠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在也。是存卽

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卽善心。善心卽仁義之心。放  
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  
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猶云朝朝亦卽日日也。  
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  
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  
之所息。趙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不能無端生  
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義。仁義不能無端生  
長。故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  
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尙轉而及仁。雖爲不  
義而思欲尙轉而及義。此思欲之所轉卽仁義之心。  
所生長相近卽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旦之心  
氣好惡尙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  
人。謂能存仁義之心未放失其良者也。其實與人相  
近。正謂與禽獸相遠。謂之爲人性原相近。但日放一

日則日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  
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孟子以  
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旦伐之而所習仍  
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遠亡非謂  
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  
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微亦失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豈  
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則其日晝之所爲有牴亡  
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之矣牴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  
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  
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注且晝晝日也其所爲萬

事有牴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牴之反覆利  
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  
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疏注且晝至情  
也○正義曰

說文日部云旦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穀梁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注云旦日猶明日也漢書高帝紀旦日合戰注云旦日明日也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旦書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見紛華所悅而所息者乃牾亡矣音義云丁云牾古沃切謂悔吝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桎牾之刑其身此牾從木書桎誓今惟淫舍牾牛馬鄭氏注云牾桎牾之牾是桎牾之牾通作牾故牾亡作牾亡也趙氏云其所爲萬事有牾亂之則是以亂釋牾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祇攬我心傳云攬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緇衣引作有牾德行是牾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牾羽羣注云牾諸家並古酷反案字書牾從手卽古文攬字謂攬擾也牾牾牾同趙氏讀牾爲攬故訓爲亂丁氏以爲桎牾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牾之有當讀去聲讀去聲則爲又謂才有所生息又牾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卽反復息而牾牾而仁義之心存牾則利害之見勝牾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

義之良於夜氣不足以存也至梏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遽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辭傳云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旦旦伐之梏之反覆卽漸積之謂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辨尚不至於梏亡此聖人設教所以耻之以仁畏之以義

勸以利而懲以威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注**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

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

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

也

**疏**

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苟余情

其信姱以練要兮注云苟誠也故以誠釋苟人之自治必以問學聖人治人則以禮樂皆以法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旨或謂靜以任其自然非其義也說文水部云消盡也故以盡釋消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操右契注云操持也故以持釋操舍卽放卽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鄉大於里而皆爲民之所居故云鄉猶里以喻居也惟猶獨也近讀鄉爲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卽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大易憧憧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



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因其出之入之也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注**

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

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疏**

注王齊王也或怪也

○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寒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爲齊王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注**

種易生之草

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

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

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

**疏**注種易至生也○正義曰

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和之氣乃能萌動今農人清明後浸稻種既發芽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童牙萌芽即萌芽也

致志則不得也

**注**

奕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

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

**疏**

注奕博至奕者

乎○正義曰方言云箒謂之蔽或謂之箛秦晉之間謂之箒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箒毒或謂之兜專或謂之圓璇或謂之碁所以投箒謂之柶或謂之廣平所以行碁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圍

碁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震疏  
證云博博古通用說文云博局戲也太箸十二碁也  
古者烏冑作籥籥博碁也局博所以行碁奕圍棋也  
荀子大略篇云六貳之博楊倞注云卽六博也今之  
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菀蔽象碁有六博  
些王逸注云菀玉也蔽籥箸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  
六碁故謂六博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  
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  
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棋廣雅博箸謂之箭兜專博也  
廣平枰也曲道楸也圍棋奕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楸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  
栢之心爲博箭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用六  
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于說符篇釋文引  
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  
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  
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人互擲采行碁碁  
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  
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  
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廣平爲博  
局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

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碁局謂之奕宋氏  
翔鳳訓纂云說文奕圍碁也廣雅釋言圍碁奕也奕  
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碁之變由不可既  
也亦卽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碁局  
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碁子各一百  
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碁局取譽注云奕圍  
局也碁卽所執之子按博奕皆用碁奕爲圍碁博爲  
局戲說文簿局戲也六箸十二碁也法與圍碁異按  
謂博與奕異是也博蓋卽今之雙陸奕爲圍碁今仍  
此名矣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則皆謂之枰以其  
同行於枰皆謂之碁史記日者列傳旋式正碁劉徽  
九章算術句股冪用諸色碁別之凡用以布列者之  
通名而博之碁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箸今雙陸碁俗  
謂之鈍尙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  
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  
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  
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雖有  
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  
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  
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

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碁博以擲采而後行碁後人不行碁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圍碁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注數技至得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任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賤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卽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漢書律秣志云一十百千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細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卽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致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卽解不致志不能卽奕秋通國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

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注**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

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疏**

思援弓繳而射之。○正義

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弋者先具繳與矰注云繳大綸說文糸部云繫生絲縷也文選文賦李善注引說文云謂縷系矰矢而以雉射也矢部云矰雉射矢也佳部云雉者繫射飛鳥也詩鄭風女曰雞鳴箋齊風盧令箋皆云弋繳射也孔氏正義曰以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說文糸部又云縉

釣魚繫也然則繫爲生絲縷之名可用以繫弓弋鳥  
亦可用以繫竿釣魚○曰非然也○正義曰王氏引  
之經傳釋詞云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  
字以別之孟子爲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是也爲與  
謂同義言謂是其智弗若也趙注云爲是謂其智弗  
如也分爲與謂爲二失之○注有人至奕秋○正義  
曰古之以技傳者每稱之爲名如醫和卜徒父是也  
此名奕秋奕是技名故知秋爲其名因通國皆謂之  
善奕故以奕加名稱之也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注云孟子曰奕秋通國  
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儲字承上思字儲蓄  
精思正是專心致志李善注是也王應麟以儲亦善  
奕之人非是藝文類聚引尸子云鴻鵠在上杆弓稔  
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弗知非二五難計也  
欲鴻之心亂也此文殘闕當卽孟子此文之意俱學  
者俱習也智卽性之神明也弗若者習相遠也非然  
者非性本相遠也此章以智明  
性與前章以仁義明性互見之

章指言奕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疏

詩云至謂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濟濟二句左傳成二年楚子重引之云文

王所用衆况吾濟乎荀卿梅福王褒皆以爲文王賴多士以寧獨管子云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澤利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以濟濟指文王言賈誼新書又云輔翼文王則身必已安也以寧指多士言二解並異按此詩爲大雅文王篇第三章傳云濟濟多威儀也孔氏正義云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云濟濟多士之容止也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濟濟與多士連文自指多士趙氏引以與一人善之相對多士則寧一人則不智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注熊掌熊蹯也以

喻義魚以喻生也。

疏

注熊掌熊蹯也。○正義曰周禮

秋官甸氏掌攻螯獸各以其物

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注云螯獸熊羆之屬賈氏疏云謂熊羆之皮及熊蹯之等文公元年左傳云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注云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公二年左傳云宰夫胾熊蹯不熟宣公六年公羊傳熊蹯不熟注云蹯掌也。

生亦我所欲有甚於生者故

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爲也。注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

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

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爲

耳

**疏**注莫甚至爲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

不知惡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是不知惡不義之人也  
於下由是云云不貫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決  
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之張本欲生  
惡死人物所同之性乃人性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  
有甚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  
甚於生於死此其性善也此其良心也何以見其欲有  
於其患有不爲苟得見之惟其有此良心乃能如是使  
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  
於生則何以不爲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  
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  
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  
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  
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  
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  
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辟爲貪生

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不爲爲  
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在死當死而死  
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  
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注**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也  
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

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疏**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由是

以下爲一節蓋以兩由是與是故二字相呼吸。一  
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一

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人之餓者得

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呼爾咄啐之貌

也行道之人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蹋

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絜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

受也

**疏**

注噉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噉呼故切

文公元年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注云呼發聲也役

夫賤者稱怒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

聲文選送於陟陽侯詩注引倉頡篇云咄啐也曹植

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啐也說文口部咄訶

也吒攻怒也言部云訶大言而怒也噉之訓爲號趙

氏以與噉爾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

噉啐明其爲怒也或以噉爲招呼乃行道之人招之

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道中凡人以其賤已正

用乎役夫之意也道中卽路中。注蹴蹋至絜也。○  
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蹴躡也躡踐也躡躡也躡踐也  
蹴躡躡踐踏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汗而不絜  
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潔也潔與絜同不

屑是不以  
爲潔也

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注**言

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

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

乏者

**注**

注言一至乏者○正義曰噉爾蹴爾無禮者

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辨別者也  
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  
義當爲辯辯別也阮氏元按勸記云周易坤釋文由  
辯苟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按今本作變五經文字  
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  
釜十則鍾考工記栗氏量之以爲罍罍卽釜是鍾爲  
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六斛四斗也淮  
南子修務訓蝻蝻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曰

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奉之以  
仁注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  
文人部云供設也一曰供給謂蓄妻妾則給以養之  
奉卽祿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識箋云識知也  
得字趙氏無釋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  
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  
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  
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夫子適郢注  
云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禮記樂記  
云德者得也國策齊策云必德王秦策云必不德王  
此得我卽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鄉爲  
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如是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  
心

**注**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尙不受也今爲此

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也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箠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

不知求哀哉注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

哀憫哉疏注可哀憫哉○正義曰人有雞犬放則知

說文口部云哀閔也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注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

求之疏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

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勿喪蓋所以放之失之舍之喪之者由於不能操之所以不能求之也何以操之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卽中庸所云

博學之審問之論語所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野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卽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

以求之詳矣

**疏**

由路至詳矣。正義曰求心在於知義知義在於學問趙氏深得孟子之



指通  
儒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注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

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

**疏**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詳見滕文公

篇下楚辭招魂云敬而無妨些王逸注云妨害也故佳事爲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痛或雖不疾痛而以不信妨害事尙須慮之而又爲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注**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

類也類事也

**疏**

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高誘

注云類事也禮記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注云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注**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

也人皆知灌漑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

**疏**

注拱合至名也

○正義曰尚書序云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搯之曰拱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其與拱通僖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木拱杜預自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滿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勇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爲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云榮桐木注云卽梧桐又云椅梓注云卽楸是也齊民要術有種桐梓法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

以戒未達者也

**疏**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韓本

衍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注**

人之所愛

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疏**注人之至相及

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八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渾括身心而言次言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明養身由養心而兼吸之也膚爲肌肉屬身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注**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疏**注考知至養也○正義曰考與

攷同周禮夏官大司馬以待攷而誅賞注云考謂考校其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爲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爲大人不善則爲小人欲知其爲大人小人則不必攷校稽察於他事卽其所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養在何體則知之矣

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注**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雖

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

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

**師**

注養小至大人。○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大

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今有場師舍其梧桐養其棘棘

則爲賤場師焉

**注**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

梧桐檟梓皆木名棘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

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疏**

注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

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場人每場下土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藏珍果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爲墀季秋除圃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爲納禾稼而今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爲圃中之地圃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棘棘故連圃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

師卽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漁師之屬爾雅釋木檉梧與桐榮木別怡山榎與椅梓別蓋梧雖與出異而爲一類故梧亦稱梧桐梓雖與榎異考工記注云梓榎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梧亦桐也榎亦梓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檉榎也釋木槐小葉曰榎郭云槐當爲榎榎細葉者爲榎又大而皺榎小而皺榎郭云老乃皮粗皺爲榎小而皮粗皺爲榎又稻山榎郭云今之山榎榎者檉之或字阮氏元按勘記云榎棘古書皆作榎棗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榎棗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草注亦作榎棗毛傳云棘者棗也統言之也故羊棗雖小而得稱棗榎棘小棘此是榎棗小棗之誤不可不正小棘之語尤爲不通說文解字注云釋木曰榎酸棗孟子曰舍其梧檉養其榎棗趙曰榎棗小棗所謂酸棗也孟子本作酸棗宋刻爾雅及玉篇唐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榎棘非是榎之言副貳也爲棗之副貳故曰榎棗本草經曰酸棗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溫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棗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榎棗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榎棗則榎棘宜作榎棗是也錢

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槭酸棗不聞槭棘爲小棗梧  
槭二物則槭棘必非一物槭爲酸棗棘卽荆棘之棘  
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注**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

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疏**

注謂醫

○正義曰尋常養身卽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  
疾病隱於肩背而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  
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  
子云輕則失木王弼注云失木謂喪身也易東北喪  
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絳喪韋注  
云喪敗也因策秦策云紛彊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  
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卽害也趙氏讀狼疾爲  
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籍籍如此注  
云籍籍猶紛紛也呂氏春秋慎大篇高誘注云紛紛  
淆亂也楚辭憂若篇心紛紛而不受王逸注云紛紛  
憤亂也狼藉猶紛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昏憤矇亂者  
矣滕文公上篇狼藉於趙氏以爲猶狼籍又云饒多狼

籍捐棄於地凡饒多則紛鎔故爲亂而饒多亦爲豐  
盛故史記陸賈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  
籍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與  
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饒多則一也注中醫養人疾  
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注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

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  
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

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疏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適往也國

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翹翹與  
啻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如字則爲之往之義  
讀如翹則爲啻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  
往釋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直以



但字代適字然則趙氏兼存兩義也飲食之人不以嗟來爲耻故其往食也人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以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是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爲啻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

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疏**

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尹廩

謂子西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晏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

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疏**

注鈞同也。○正義曰傳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

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徧也同爲平徧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注**大

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

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注**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爲小

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

**疏**

注人有至不能

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滄熱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皴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六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

以耳目鼻口形爲天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  
共正名篇之天官卽此天官五官卽此耳目鼻口形  
不連心言故五官簿之不知與心徵之無說對言是  
不列五官也揚倅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  
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  
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  
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  
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  
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  
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  
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曾子天員云陽  
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  
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洪範敬用五  
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  
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  
斯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  
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交  
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  
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  
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道之府心合小腸爲受盛之

府肝合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藏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藏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師注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按勘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廖本閻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旣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趙注旣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此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譌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今本比亦譌爲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廖本閻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乃作比方按比方是倪氏思寬二初齋讀書記云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舊本作比依舊本比方之中卽含下大小分列之義孟子此節詳辨耳目之官心之官原取比方之意舊本自不可易王氏引之

經傳釋詞云說文曰皆俱詞也從此從自徐鍇曰比皆也孟子比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家大人曰言耳目心思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趙注以比爲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性情失之或改比爲此改趙注比方爲此乃允非謹按孟子之意自以大者指心小者指耳目小者不能奪是思則得也趙氏以大者指性善小者指情慾情慾卽耳目之蔽於物緣性善故心能思立其大者則心之思有以治耳目之聽視不立其大者則耳目之聽視有以奪心之思趙氏以性情言之蓋小固屬耳目大亦不離耳目以心治耳目則能全其善性卽爲養其大體以耳目奪心則蔽於情慾卽爲養其小體趙氏恐人舍耳目之聽視而空守其心思故不以心與耳目分大小而以善性情慾分大小此趙氏深知孟子之旨有以發明之也善勝惡卽解立字非謂天以善性與人卽是立不待操存自能使小者不奪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才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其見於思乎思誠則立乎其大矣耳目之官不思物之未交沖虛自然斯已矣心之官異是人皆有天德之知根於心自誠明也思中正而達天

德則不蔽不蔽則莫能引之以入於邪自明誠也耳之能聽也目之能視也鼻之能臭也口之知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心之精爽馴而至於神明也所以主乎耳目百體者也聲之得於耳也色之得於目也臭之得於鼻也味之得於口也耳目百體之欲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小者也理義之得於心也耳目百體之欲之所以受裁也不得則失其養所謂養其大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雖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冲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感已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無欲者主靜以爲至君子達天德東中正欲勿失之盈以奪之苟焉以求靜而欲之剪抑竄絕君子不取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岐也吾學則不然吾於物之不當爲者而斷乎其不爲此吾志之定於其先而立乎其大者而至於耳目交物之時而果能造不爲之意此

之謂無惡於志  
此之謂慎獨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  
謂之大人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  
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  
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注人爵

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

惑之甚也

**疏**

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  
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

誘注並云  
要求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注**

棄善忘德終必亡之



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貴人能賤人人之所自有

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疏**

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爲善毛韓之傳詩鄭

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傳韋氏注國語高氏注呂氏春秋許氏說文解字張氏廣雅司馬氏注莊子某氏傳尚書孟康如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卽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

氏明指仁義廣譽則亦當訓爲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富貴富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爲元首此善於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卽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卽醫之首也山海經西山經瑾瑜之玉爲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卽善之長善之長卽善之甚故趙氏解良知良能爲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外求富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此仁義之貴比校富貴之貴所以爲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儒者誤以良爲自有之訓遂造爲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明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謚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謚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謚襄子亦稱趙孟按吳詩云旣醉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詩云旣醉

以酒旣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

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於身身之貴者

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文繡繡衣

服也

**疏**

注詩大至服也。正義曰引詩在大雅既醉

冰注云高膏也。粱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注云高膏粱米也。國語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韋昭注云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此與素問義合富貴之人不徒食精米必兼以肥故左傳曹劌云肉食者鄙肉即膏食即粱也禮記喪大記云不辟粱肉肉即指膏也說文肉部云膏肥也米部云粱米名也明分爲二趙氏言細粱如膏則專指粱米而言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此猶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謂味滑如膏者也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

二物謹按禮記月令仲秋文繡有恒注云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孔氏正義云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周氏所本也乃趙氏云文繡繡衣服也亦不分爲二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采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又釋采帛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是文繡不分也說文糸部云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繪會疊韻今人分皋陶謨繪繡爲二事古者二事不分統謂之設色之工而已續謂畫繪謂繡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繡謂畫也今皋陶謨作粉米許見壁中古文作粉絲尙部云粉畫粉也此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皆古文尙書說也孫氏星衍五服五章今文論云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說文黼沃黑色繪女黑色義皆爲黑會繡此四色於元衣合爲五色故於黑色獨云作繪也大傳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山龍

自天子至士皆服山龍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常是下士亦服衮龍之證周時沿古制也士山龍亦在元衣故禮器云士元衣纁裳也爾雅云衮黻也廣雅云山龍彰也說文黻字解云以山龍華蟲爲衮衣衮爲畫龍之衣山龍爲五等共有之章服故爾雅廣雅單舉之以該華蟲等五章服色天子備五色得服華蟲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服黃黻衣言天子有華蟲獨得服黃說文黻黻黻三字皆從黻黻卽刺繡黻爲白與黑相次文黻爲黑與青相次文黻爲畫粉絲爲繡文如聚米又繡爲五采備也是黻黻絲黻皆繡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言元衣黑衣會山龍青華蟲黃宗彝白璪火赤而成五采云彝從糸系綦也者言繡文如彝器之博基文而艾白色云璪玉飾如水藻文者言繡文如冠王之文謂之藻火卽色赤而文似藻史記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經文亦畫也大戴禮稱黃帝黻黻衣大帶黻裳孟子稱舜被衿衣趙氏注衿畫也被畫衣黻黻絺繡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與琴以衿衣爲絺衣者刺繡於絺說文以衿爲元服可證元衣加繪繡故亦謂之元衮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

純衣卽黃黼黻衣言其元質則曰純言其畫采有華  
黼則曰黃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  
龍等五章於上而繡之所謂畫衣蓋畫而繡之經云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五色畫也五采繡也故月令云  
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於山龍等五章空際之  
處復分畫其界絨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爲黼視  
其文如聚米也荀子正論篇論天子則服五采雜間  
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  
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  
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  
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黼黻之文衣則以黼黻加  
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纁裳僅用  
粉米黼黻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  
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黼爲白  
黑相次黻爲黑青相次纁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  
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江氏聲尙書  
集注音疏云說文尙部黼畫粉也衛宏說糸部絲繡  
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  
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黼絲但黼絲實爲一章  
若用畫粉爲解似分黼絲爲二故不別解黼義而合

爲粉練也然則繡皆先用粉畫之  
獨於練言粉者舉一以見例也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  
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  
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注水勝火取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

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亦

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

疏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

能救與薪之不仁則謂之不仁勝仁也儀禮士昏禮  
記云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此

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卽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此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卽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讀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魏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屈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旣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勝進而爲勝，何至於亡乎。

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己，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論**

無益於賢也。

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悔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



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無益於人此言仁不勝不仁者自以爲有仁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未詳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奧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注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

不如萑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疏成至

是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明理篇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卽成也齊民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稊稗古從夷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稊莢注云稊似柳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稊一名莢孟子云不如萑稗萑卽稊也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稊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稊有米而細故別於秕秋水篇云似稊米之在太倉司馬彪云稊米小米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注云萑

似稗布地穢草也今子稗子是也按稗似稗耳非即稗也  
蘇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  
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  
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莖勁采不下垂略似粟但穀色近黑耳  
宋靖康之亂沒爲奴婢者使供作務人月支稗子五斗春得米八升由是言之  
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汜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  
又說文稗黍屬稗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稗而未敢信也  
丙申歲居京師庭中芒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聳節如鶴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穀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稗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篇廣韻中稗皆有稗音稗爲黍別無疑也稗稗並宜卑溼地又視禾黍爲卑賤故字皆從卑梁太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卽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稗稗亦指野稗謂之稗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晏詩毛

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神者異義謹按不如  
蕤稗猶孔子言博奕猶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奕孟子  
非教人種蕤稗也解者謂是理消物長之喻不如蕤  
稗是天理之槁枯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萬稗是勝是  
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

古之工射者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者

志道猶射者之張也

**疏**必志於穀○正義曰阮氏元  
校勘記云必志於穀孔本韓

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浦  
鐘云志誤至翟氏顯考異云注疏本志俱作至宋刻  
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按  
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  
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穀則  
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

曰說文弓部云弓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焉善射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窮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卽此焉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遷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焉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彈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庾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識也弓弩旣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并志於張弩也商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彀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按勸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注**大匠攻

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

也

疏注規所以爲圓也。正義曰：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誨曉教也。

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姪廷

琮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三終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注任國之人問孟子

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

**疏**

注任國至爲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

云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卽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子之風哉翟氏灝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卽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與曰禮重注答曰禮重色與禮

孰重曰禮重注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

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

妻必親迎乎注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疏**以禮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

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按襄公三

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彼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

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

食大夫禮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儀禮公

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公立于序內

西鄉注云不立階上示親饌又大羹湑不和實于  
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  
授公公設之于醬西又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湑  
西此卽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孺子  
醢上豆之間祭云云又賓坐席末取梁卽稻祭于醬  
湑問此卽主人親饋則客祭之禮也。親迎。正義

曰周氏柄中辨正云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

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注**於音烏歎辭

也何有爲不可答也

**疏**注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鳥也孔子曰烏吁

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於象古文烏省於卽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卽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



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鳥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難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揣本齊未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即可答此歎其不可答謂未能揣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

不揣其本而

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

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奚翅色重

**注**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

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

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  
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鈞之金豈  
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  
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疏**

注夫物至山邪  
○正義曰方言

云度高爲揣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揣高卑杜預用  
方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揣量卽揣度也說文立部云  
搏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搏本肇末等者齊簡也  
故凡齊皆曰等齊語搏本肇末韋昭注云搏等也肇  
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揣蓋搏之假借字趙注揣量似失之木部揣下  
云一曰度也孟子正當從木作揣韻書謂稱量曰技  
斂丁兼丁括反卽搏語之轉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云方言岑高也爾雅山小而高岑孟子告子篇可使  
高於岑樓趙岐注云岑樓山之銳嶺者釋名岑嶺也  
嶺嶺然也岑嶺聲相近故呂氏春秋審忌篇齊攻魯  
求岑鼎韓非子說林篇作讓鼎讓與岑皆言其高也

說文殿峯也又云崑山巖也讀若吟僖三十三年穀  
梁傳云必於殺之巖陰之下楚辭招隱士嶽岑碣磳  
兮上音欽下音吟又云狀貌峯峯今峨峨張衡思元  
賦云冠崑其映蓋兮合言之則曰岑峯說文山之岑  
峯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岑峯參差史記作岑巖揚雄  
傳玉石巒峯蕭該音義引字詁云巒古文岑字張衡  
南都賦幽谷巒峯上音岑下音吟嵇康琴賦崔嵬岑  
崑並字異而義同釋邱培塿冢也方言云冢秦晉之  
間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之塿或謂之塚或謂之垠  
或謂之壠自關而東謂之邱小者謂之塿大者謂之垠  
邱培亦高貌也風俗通義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  
之間田中少高邱者名之爲部義並與培同塿亦高  
貌也趙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義與塿同方言注云培  
塿亦堆高之貌因名之也培塿塿聲之轉也冢謂之  
塿亦謂之培塿器謂之甌亦謂之甌甌北陵謂之西  
隄小山謂之部婁義並相近也趙氏謂不節其數累  
積方寸之木節其數謂但以一木爲節累積譬如岑  
樓高一丈則累積此木百餘即高過於一丈矣方寸  
之木本不能高於岑樓今累積之故可使高也猶食  
色本不能重於禮今變通之故可使之重也周氏柄

中辨正云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  
高山之上按近時通解如是與趙氏義異○注一帶  
鉤之金○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晏子春秋  
曰大帶重半鈞息履倍重鄭君說東萊稱以大半兩  
爲鈞然則帶鈞金半鈞才重三分兩之一○注翅辭  
也至重也○正義曰阮氏元按勸記云翅辭也者翅  
是語辭卽不啻也說文口部云啻語時不啻也奚翅  
不啻猶史漢之言夥頤或析翅字訓但誤矣注云若  
言何其重也正謂食色之重者後人添不字遂不可  
解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痾病不翅也翅同啻  
口部啻下云語時不啻也倉頡篇曰不啻多也世說  
新語云王文度弟阿至惡乃不翅晉宋間人尙作此  
語古書或言不啻或言奚啻啻皆或作翅國語云奚  
翅其聞之也韋注云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孟  
子奚翅色重趙注翅辭也若言何往應之曰軫兄之  
其重也今刻本作何其不重也誤

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則將軫之乎踰

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不得妻則將攫

之乎注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紵戾也搜牽也處

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

注紵戾至輕者也○正義曰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紵盤也紵玉篇音火典切引戾也方言紵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善說文紵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紵而昔鄭衆注云紵讀如紵轉之紵釋文紵劉徒展反許慎尚展反角紵縛之意也孟子告子篇紵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紵戾也音義紵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扶搖紵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紵抱了戾也並聲近而左傳感而能軫者同釋訓云軫軫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然彌戾也盤與戾通音義云搜音婁文選琴賦注引劉熙注云搜牽也趙氏與劉同說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疇兮注云曳引也搜之爲牽卽婁之爲曳也爾雅釋詁云搜聚也郭璞注云搜猶今言拘搜聚也說文手部云搜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搜聚也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搜必兼曳聚二義而爾雅言聚

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文選射雉賦云來若處子徐爰注云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莊周見逍遙遊彼釋文云處子在室女也易咸九三傳云咸其股亦不處也虞翻注云巽爲處女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

章指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譬摟紵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注曹交曹

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

行仁義而已疏注曹交至名也。○正義曰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

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年宋向魋入於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

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而尚有曹君趙岐注孟子  
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  
春秋言入不言滅者以此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楚簡  
王十四年越滅郟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郟實爲楚所  
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郟邳四國則郟係重封  
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  
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  
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滅薛之後復有薛乎  
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  
於趙惠文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  
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  
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  
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  
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  
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  
弟非無謂也按二說一以爲曹雖滅而仍爲附庸一  
以爲曹滅後有國於曹者皆以爲實有曹君交實爲  
曹君之弟與趙氏注相引申而辨王氏曹亡久矣之  
說毛氏奇齡經問云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注曹君  
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

伯以歸如此則孟子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祇書入原未嘗滅乎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帥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卽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注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曰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鄒卽邾春秋注邾本曹姓爲顓頊之後則曹交者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卽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春秋之末曹己爲宋所滅曹交非曹君之弟或是曹國之後以國爲姓或是鄒君之族人鄒本邾國邾本姓曹故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蓋欲於其同宗之爲君者假館也便有挾貴之意此二說則仍王氏之說而又爲曹鄒同姓之說按以曹君之弟假館於鄒君不必定爲同宗至以交爲鄒君之弟則交明云得見鄒君此豈親弟口吻則趙氏之說未可非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趙氏蓋當有所案據



惟是曹交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且詳卽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辭自僞疏好逞臆於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然謂不屑教誨則旣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注**

交聞文

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

**疏**

交聞至則可。正義曰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篇云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听疾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爲子氏至湯體長專小足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姒氏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然則湯九尺所云長專也文王十尺所云博長也皆天授故曹交

舉而言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  
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

曰奚有於是亦

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  
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  
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注**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

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之人言  
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矣烏  
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爲  
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

耳

**疏**注何有於是言乎○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奚  
何也是奚有卽何有趙氏解答是也何有爲不

可答則是以何有爲無有此何有於是亦是無有於是蓋謂其不必如是說也按何有亦宜解作不難是字指文王湯之能爲堯舜謂不難於湯文之爲堯舜也○注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正義曰音義出匹雛云匹張如字丁作正云注去正雛小雛也匹不訓小而訓詁及諸書正訓耦訓小無文今按方言止小也音節蓋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也少也物多則大少則小故方言云少小也廣韻蟻少小也方言注作攢截孟子告子篇力不能勝一匹雛趙岐注云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孫爽音義謂少與正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按孫說見也玉篇鶴小雞也鶴與少通小雞謂之鶴猶小蟬謂之蠶爾雅蠶茅蚬注云江東呼爲茅蠶似蟬而小說文蠶束髮少小也張衡西京賦云朱鬣鬣髮少鶴蠶髮並音姊列反其義同也方言謂小雞爲翟子翟鶴一聲之轉廣韻咄咄咄也咄咄猶啾啾亦一聲之轉也按禮記曲禮云庶人之摯匹注云說者以匹爲鶩釋文云匹依注作鶩音木玉篇集韻有鷗字以此通之孟子似匹雛卽鶩雛乃鄭云說者謂匹爲鶩者白虎通瑞鷗篇引曲禮而解之云匹謂

鷺也鄭所云說者指此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  
贊庶人執鷺用以相準故白虎通以匹爲鷺匹之訓  
爲偶爲雙不知何物而擬之云此所云匹者謂鷺謂  
兩鷺也非匹有鷺訓鄭云說者以匹爲鷺卽與匹謂  
鷺同義訓詁之體凡謂之云者皆非定稱釋文音匹  
爲木孔氏正義直云匹鷺也皆非是至造爲鷺字尤  
非矣張氏讀匹鷺如字亦義爲偶爲雙力不能勝一  
雙鷺則是兩鷺說文佳部云鷺鷺子也禮記月令仲  
夏之月天子以鷺當黍淮南時則訓注云鷺新鷺也  
然則鷺爲鷺之名讀匹爲心則小鷺卽是小鷺讀匹  
如字則匹鷺是卽雙鷺曲禮單云匹故疑之爲鷺此  
已連稱匹鷺不得又援禮注以匹爲鷺也學者以匹  
爲鷺轉忘乎鷺爲鷺矣○注烏獲至爲之耳○正義  
曰史記秦本紀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是烏獲爲古之有力人韓非子觀行篇  
云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  
便也是烏獲能舉千鈞也國語魯語云不能任重章  
昭注云任勝也論衡效力篇云世稱力者常褒烏獲  
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  
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誦胸中之

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又云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此所云任皆勝也烏獲能移舉千鈞此烏獲之任也人亦能移舉千鈞則是舉烏獲之任能舉烏獲之任卽爲烏獲此亦爲之爲與上爲無力人爲有力人二爲字同上兩爲字趙氏俱以謂解之是人稱謂之此爲烏獲亦是人見其能舉烏獲之任卽稱謂之爲烏獲而已烏獲之力不能強學故必視能舉其任而乃可謂之烏獲若一匹雛則斷無不能舉之人今日不能勝此豈足患由不肯爲耳弗爲耳之爲解作行爲與上三爲字不同趙氏之意以孟子勝一匹雛比人之爲堯舜謂人之爲堯舜非如爲烏獲必能舉烏獲之任人之爲堯舜第如舉一匹雛人不忠其不勝特患其不爲自解者以爲烏獲比爲堯舜則移舉千鈞詎容漫致閻氏若據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聞人皆可以爲烏獲以此譏孟子言辭小失由未知孟子之指亦未審趙氏之注也不勝原卽不能勝故以不勝爲患卽是以不能勝匹雛爲患以不能舉烏獲之任爲患則挾山超海語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雛爲患則爲

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鳥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徵文無所不定此鳥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不能爲一匹雛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篇大夫曰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鳥獲之力竊謂此卽本孟子牧童卽力不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卽可謂之鳥獲矣然則必能舉鳥獲之任乃可爲鳥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真爲鳥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二字體會而出鳥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能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鳥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鳥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或疑不勝匹雛如何可以至鳥獲因遂譏孟子爲妄說不知不勝匹雛與舉百鈞皆必無之事皆代其人摹寫之辭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勝匹雛然由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爲無力

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馴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而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懸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注：長者老者也。弟順

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疏：注長者至爲也。○正義曰：國語

晉語云：齊侯長矣。注云：長老也。廣雅釋詁同。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

云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悌阮氏元按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悌作弟按悌者俗字徐行舉一匹難也疾行不能勝一匹難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

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注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

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

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

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願畱而受業於門注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

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



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注**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

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

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畱此學也

**疏**

注孟子至學也○正義曰

史記平津侯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勳篇云彌子苦之貴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是病卽苦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餘猶多也多卽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

**調**  
也

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

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疏**

蓋

至蔽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歇後語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翱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疏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

以告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翟氏顓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温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注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

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間稱叟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標有梅之標作李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鷓鴣詩爲刺邠君並違尚書孫氏音義間有證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雷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

綴衣頷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  
奇編衣荷而衣之采椽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  
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  
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  
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  
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  
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  
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  
疾首臣之謂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  
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  
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  
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  
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  
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  
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曰又說褒姒  
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末章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  
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

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注**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

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  
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  
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

之意甚也 **疏** 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

身篇云少見曰陋所見寡少不能通達故又云不達  
詩人之意不達正是固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  
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  
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音義出爲詩  
云下云爲猶解說也按論語陽貨篇云女爲周南召  
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本訓治學。卽是治

之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闕弓云丁張並音彎  
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彎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弧之言牙也說文牙滿弓有所鄉也字亦  
作扞呂氏春秋壅塞篇扞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打引  
也古聲並與弧同彎亦弧也語之轉耳說文彎持弓  
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矣杜預注云關引  
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  
彎關貫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中云君子雖  
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  
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  
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戚近也說文戚爲斧鉞之名  
與戚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  
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孔氏  
正義云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  
之之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趙氏特引此句以  
明小弁之怨同於舜之號泣而特不以爲宜曰之詩  
而言伯奇仁人而父虐之蓋以宜曰非仁人不得比  
於舜之怨故取他說也曹氏之升撫餘說云此章只  
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平王旣立遣  
師戍申是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己爲有

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為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  
 曰為小人并其詩而斥為小人之詩何不可者故孟  
 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為小人也蓋宜曰之  
 不仁全是怨而愈疏宜曰不怨而其傳道之以怨  
 明示以親親之道而竦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  
 怨為小人哉劉氏始興詩益云孟子親之過大據此  
 一語可斷其為幽王太子宜口之詩蓋太子者國之  
 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  
 在尋常放子則己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  
 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  
 故又詩二章曰踧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惻焉  
 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  
 事何曰凱風何以不怨注詩抑風凱風之篇也公孫  
 有焉

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注詩抑至不  
 怨○正義曰

毛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  
 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孝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箋云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曰  
 志者成其孝子自責之意是凱風亦孝子之詩也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注**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

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爲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怠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爲不得矣

**疏**

注凱風至不孝也。正義



曰趙氏說小弁既不用詩序而以爲父虐伯奇虐謂  
放之於野以此爲過大故以凱風之母但心不悅母  
心不悅視虐放於野爲小故引詩語以明大小之義  
蓋亦不用凱風詩序不安其室之事也毛氏奇齡四  
書賸言云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  
詩予向取其說以說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  
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  
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此  
卽趙氏義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宋晁說之以道  
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  
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  
孟子之言妄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太沖  
亟取其說載于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  
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共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  
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  
嫁爲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  
旣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  
房室以慰母心焉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  
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

百採風者親觀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  
所刪序曷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  
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  
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  
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之過小豈小其  
失節哉當卽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  
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  
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對則己心未盡奚以悟親之  
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謹按  
周氏解大小二字是也蓋小大猶云微著母不安室  
與父亂德政其過同但母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  
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膜視趙氏以激釋磯蓋卽讀  
磯爲激不可磯卽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  
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爲激而釋之爲感故云  
孝子感激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  
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也阮氏元按勸記云不  
可磯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磯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磯  
與杞概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  
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  
文固無磯字按說文木部云概所以杞斗斛也杞平

也易月幾望苟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爲刳從既從氣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杞摩也摩之卽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卽不可杞亦卽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對與不可激之義亦相近或磯卽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露其親之過是不可幾也廣雅釋水云磯積也積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激而附合於磯之爲積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益也俞卽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蹙箋云俞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子之於親朋友相規兄弟相戒均宜纏綿愷惻相感以情而不可相持以理宜相化以誠而不可相矜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旣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竇與詩教相背故以爲小人之詩不知豔妻已嬖讒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爲臣子者竟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通其變故孟子以固執勗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

以凱風爲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議誠有未便惟宜載睨皖之音樂棘心之養消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沽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子爲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爲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卽不嫁父頑母歸舜自責以又養之而瞽瞍卽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患禍未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爲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怨非引以證小弁之怨也

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疏之

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

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通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偃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注**

宋偃宋

人名偃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

問欲何之

**疏**

注宋偃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鈞尹文子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職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苟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僂差等會不足以容辨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楊倞注云宋鈞

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冷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注云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駟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輕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邱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輕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方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

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不勝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大敗虜大將軍屈丐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悉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因與宋

輕遇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

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遇焉注輕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疏構兵

○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卽交兵也說文構部云構交積材也木部云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槓字椽槓亦以交於椽棟得名由

取義也。孟義之交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注**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

欲如何說之？**疏**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

其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注**輕曰：我將爲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曰：先

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

**注**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

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

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

**而**

注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

戴記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又文王官人篇云取接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

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待猶給也接待即接給也劉熙

釋名釋喪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

國尚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也亡與忘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

仁義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

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

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注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

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疏俗化至名也。○正義曰文子精誠篇云見其俗而知其化荀子正名篇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鄉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注任薛之同姓小

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  
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  
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

未答也

**疏**

注任薛至國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東

平國任城故任國太昊後風姓隱公十一  
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  
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孔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  
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譜云薛任姓  
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任風  
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  
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  
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  
季以鄆入於齊紀侯弟也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  
傳寫顛倒耳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  
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  
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  
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旣思范

雖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騎至湖關湖今閩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若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

**注**

連屋廬

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

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

**疏**

注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任之齊卽是答其幣交之禮但答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

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卽是不答詎有遠以幣交旣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爲其不成享也

**注**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

不見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

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疏**注尙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此文云公曰已汝惟沖子惟

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鄭氏注

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

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江氏聲尙書集

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

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

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

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

以不及事爲有闕有闕卽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

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

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卽是不成享獻

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行之事  
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素問天元紀大論云  
各有太過不及也王冰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  
爲威儀物卽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  
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  
交幣卽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  
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旨爲切矣周氏用錫  
尙書證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盎之多享多儀  
爲多以儀

儲子得之平陸

**注**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

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  
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國中但  
遙交禮爲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

**疏**

注開義而服○  
正義曰阮氏元

按勤記云閩本作闡義服監本服上剡增而字毛本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當作闡義則服用弟

子職

語

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

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疏**

亢答不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

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歸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亢猶當也當卽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注**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

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子孟子嘗處此

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

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疏**

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公與侯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推魏曾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柄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注云本周卿此主徒穎者然芋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



以上卿亞卿下卿為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

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注伊尹

為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

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

也疏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

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為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

也鬼谷子杵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

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

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帷簿之外不趨注云步而張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昭注云履步也趨與履

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

一者何也

**注**

髮問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注**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

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故引三子以

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注**

髡曰

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

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

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

**注**

儀休

爲執政之卿○正義曰史記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

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  
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  
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

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  
秦國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弼羣書拾補  
云子原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呂氏春秋觀  
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  
由於彼之奪取故云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  
水部云滋益也公孫丑上則弟子之惑滋甚趙氏以  
益甚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日  
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

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  
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  
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  
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豳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

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

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

所謂鄭衛之聲也絳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絳駒

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

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

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

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

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

**疏**

注王豹至

善歌○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墳簫  
管弦歌毛詩魏風園有桃我歌且謠傳云曲洽樂曰

歌楚辭大招云謳和楊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謳然則謳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謳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詠也言部云謳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謳思東歸注云謳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曰衆歌不曰齊歌李善注吳都賦引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豔淫歌曰哇若楚辭吳歛蔡謳孟子河西善謳則不限於齊也謹按區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仁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桌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衆之名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聚衆聲而爲謳故云謳和楊阿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白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雒汭至于人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隆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載之高地卽鄴東也溝洫志于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

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卽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讓言西薄大山卽橫所謂隨西山下此卽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淇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淇水已合於清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渴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卽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間故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

右故其地爲齊右也韓詩外傳云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卽高唐揖封蓋卽緜駒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謾唐劉良注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謳今孟子作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娥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善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指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記檀弓亦載此事言杞梁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是華周卽華旋杞梁卽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

則周志在死決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之死周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而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隤又立節篇云杞梁華舟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隤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隤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隤而隅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舟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  
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  
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  
矣詩大雅皇矣不識不知識亦知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  
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

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注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

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  
以胙燔肉不至賻多者爲燔詩云燔多芬芬反歸其  
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  
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

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

爲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

**疏**

孔子爲魯司寇。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

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鼓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讎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空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何有於夫子此豈三家之外夫子別爲一卿乎抑亦卽此三卿而夫子代爲其一乎且三卿之名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卽六卿矣侯國焉得有六卿地

且司寇卿名也近淮南閻氏謂孔子初命為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為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為司寇則或代孟孫為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冢宰宗伯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為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為司空不當又進為司寇而子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為司寇夏父弗忌為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為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為之而分為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公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為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為三官而不知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為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

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夫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於魯君則容有之然魯君所命歷有明據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之辭非命大夫之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謂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周氏柄

中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  
宣叔爲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  
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  
寇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  
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  
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  
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  
聽政是也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  
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  
夾谷之相者非也○注從魯至去也○正義曰周禮  
春官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賑膳社  
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說文肉部云  
胙祭福肉也僖公九年左傳云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此賜胙之事也  
燔與膳同說文作燔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季傳曰天子  
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詩小雅楚茨正義云燔者  
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  
之故肝炙而肉燔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  
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燔其實亦  
炙非炮燒之也傳火卽膳炙劉熙釋名釋飲食云膳

迫也薄椽肉迫著物使燥也迫著卽近意膊炙謂近而炙之卽傅火也考工記廬人重欲傅人注云傅近也傅膊聲同義同也引詩在大雅鳧鷖第五章毛傳皆以祭宗廟之明日設體以燕尸故引以明宗廟之祭有燔肉鄭氏以燔炙爲褻味乃祀門戶小神之屬捨氏所不取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齊陳女樂季桓子微服往觀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大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叙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諸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二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年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郊本魯之誓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膳者祭肉

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非禮也，不得燔肉。是君失賜，昨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乃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燔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昨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入，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已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回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漸曷異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旣不用其道，宜去一燔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桓己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卽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於道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爲爲肉，縱在知者亦以孔子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是爲徒去樂毅

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況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注云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已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云以膳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爲肉爲無禮之議正愜孔子微罪之心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謀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孫授易詩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四終